

送大暑船海祭见闻，传统习俗与红色旅游的综合体

拆迁重建、注入旅游和时尚元素，是旧区无法逃避的命运。



海门五圣庙送大暑船，烧船海际。摄影：郝伟凡

【作者按】浙江三大渔业中心之一的台州湾，“送大暑船”是流传在台州地区的一项民俗活动，椒江、温岭、临海等地都有点状分布，其中以椒江区葭沚街道最负盛名，自2021年入选全国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，吸引了更多民众参与、游客前来观光。

2024年7月22日大暑当天，“送大暑船”活动主要进行“送圣”、“祭海”这两项内容。葭沚三公里游神路线上，一列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把一艘制作华美的大暑船送往江边，仪仗队走在最前，之后是舞龙、舞狮、鼓乐、腰鼓队等民间表演，街道两旁挤满了人，其中有祈福的、也有围观的。与此同时，海门东门岭的五圣庙内，正在进行“送圣”的法事，这两条同时进行的线路，交织在一起。

初入五圣庙

“前面封路了。”Kei说着把车停在了路边。2024年7月22日（农历六月十七日）大暑当天，椒江气温高达38度。椒江是浙江台州市辖区，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台州湾入口处，旧称“海门”，素有“小上海”之称，是台州的主城区。

一下车，烈日的灼烤扑面而来。我们朝锣鼓喧天的葭东路方向走去。滚烫的马路上，挤满了人，其中有不少手持长香祈福的老人。我小心避开一只只撑伞的手、举着手机直播的手，还是免不了蹭了一胳膊黏乎乎的汗液。头戴斗笠，男人身穿白色中式改良服装、女人身着红色，敲锣打镲，好不热闹。一个装有滚轮的匾额推过去了，上写着“渔时节大暑庙会 椒江区五圣庙”。

仪仗队一队身着白色服装、吹着大号大管，一队身着蓝白色服装、打着军鼓，踏着整齐的步伐而来。然后是两个舞龙队，一条蓝龙，一条黄龙。只听见锣敲得更响了，镲打得更卖力了，人群簇拥，送大暑船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着，有种置身于赫尔佐格（Werner Herzog）的电影《陆上行舟》的错觉——

大暑船长约10米，宽3米，是仿早年三桅帆船的模型船。船体两侧有彩绘，书写“国泰民安”等字样；船杆卧于船上；船内设有神龛，香案、金元宝等祭祀用品；船内载有猪、羊、鸡、鱼、虾、米、酒等食品；备有刀、矛、枪、炮等武器。这大暑船上武器配备齐全，与明代沿海一带的倭寇之乱有关。传说，有一天，葭沚的一批渔民在海上作业，碰到前来打劫的海盗，惊恐之际，海上突起大雾，雾中出现一只富丽堂皇的船，海盗误以为是一艘商船，于是开枪迫令其停船，这船并没停下，反而继续快速前行并进行了反击，直到天亮时这场追逐战才结束。海盗跳上船后，发现是空无一人的大暑船，立马向神龛里的五圣磕头，请求饶恕。从此，就有了“送大暑船”的习俗。

紧随其后的是，举旗、执伞、抬轿的，那彩轿门帘上一一写着“史”“张”“刘”“赵”“钟”，想必轿内坐的就是“五圣”了。椒江一带流传的关于五圣的传说有好几个版本。其中之一是，椒江葭沚一带常有病疫流行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，当地居民认为是五位瘟神所致，即总管中瘟史文业、春瘟张元伯、夏瘟刘元达、秋瘟赵公明、冬瘟钟仕贵，于是建庙祈求祛病消灾。19世纪20年代，乡绅黄楚卿在葭沚建起规模较大的五圣庙，活动便逐渐转至此地且延续至今。



海门五圣庙送大暑船，烧船海际。摄影：郝伟凡

活人死人神仙，都要拆迁

6月1日，Kei带我们去葭沚五圣庙参观。五圣庙因建在葭沚椒江边上，也叫“江边堂”，庙里供奉的是五圣爷，庙外的路就叫五圣路，那时香火丰盛，每年大暑香客不断，其中有不少来自温岭玉环等地。卷闸门头上的“五圣庙 送大暑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大字，一对石狮立于门口。

进去里面，墙上历年“送大暑船”活动照片及介绍，柜子上陈放了若干只小型大暑船，再往里走，玻璃门内坐着好多神仙，看上去像是寿星公、土地公、妈祖或观音。“本来都是各自有庙宇的，拆迁了，就把这些神仙都迁到这个安置房里，过渡一下。”Kei解释道。

“这是不是就叫‘神仙打架’？”我打趣道，然后想起第一天去的第一个“景点”，那是高铁上邻座的台州人推荐的打卡点——白云阁，建于2007年，一座高达35米的仿唐式阁楼，位于主城区中心地带的白云山上。

“白云悦城声回荡，垦荒精神始绕梁”，看着这公园门口的房地产广告，想起路上看到的“垦荒青年学院”，一边困惑这“垦荒”二字，一边找不到上山的电梯，赶紧逮住一个环卫工阿姨问路。

“你们今天运气好啊，前两天台风下雨，电梯还在维修不能用呢。”她给我们指了指路。

于是，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爬山以坐电梯的方式上了山。上下的电梯，一边是下山的人，一边是上山的人。

虽然电梯省力不少，我和朋友还是决定走路下山。我们拐到了一条路上，走了很久，天很热，但我觉得阴森森的，因为一路上都是坟。有些坟修得很华丽，墓碑前有狮子、石桌凳子，还挂着白色灯笼。墓碑上的照片，是年轻的笑脸。有的碑还未来得及刻字，用颜料涂写着。快到山脚的时候，才知道我们走了一条“后果自负”的路。

树旁有一个椒江区云西路改造工程指挥部发布的“迁坟通告”，大意是因白云山云中绿道（二期）工程建设线路更改，需要迁移该项目更改范围内的坟墓，如果逾期未搬迁的，按无主坟处理，通告时间是2023年3月21日。据介绍，白云山云中绿道总长约4公里，总投资约3亿元（人民币），工程分两期进行，绿道的作用是将山上与山下打通，结合地势和树木植被，达到绿道隐于山林的状态，带给市民“漫步云端”的感受。

站在这个像是展览馆一样的安置房内，我的感受是，不管是活人死人还是神仙，都要做好拆迁的准备。我很难想像五圣庙曾经的样子——1949年前，五圣庙的殿为重檐结构，雕梁画栋，鸟兽人物栩栩如生，南边搭建的戏台常拿来演戏奉神。1949年后，五圣庙被改为粮库。平时围墙大门都关着，夜间一片漆黑，人们常说能听到江边堂的锣鼓声和唱戏声。文化大革命后期，粮库又变身为檀香厂，之后又办起了葭沚初中，推倒老建筑，重建了二层的教学楼和办公室，院子里的水池也被填平了。现在，江边堂东面围墙隔出一块，还保留了原来的堂门、塑像，即现在造大暑船的坛场。昔日的“五圣路”在地图上已无法显示导航。

2017年椒江区委政府提出要大步迈进滨江时代，打造山海水城核心区，规划开发建设“一江两岸”。葭沚成为“一江两岸”开发建设的先行板块，开启了椒江撤市建区以来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、力度最强的旧城改造工程。兴盛于元繁华于清末民国的葭沚老城区，拆迁重建、注入旅游和时尚元素，是无法逃避的命运。中央电视台2022年年末播出的文化节目《非遗里的中国》，第一期选景便是“蜕变”之后的葭沚老街。



白云山俯瞰椒江。摄影：郝伟凡

为五圣爷换装

“这边没什么看头了！”Kei在人群中叫我，说该去东门岭的五圣庙了。我们离开游神的街上时，管弦乐队正在演奏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

沿着长长的石阶往上走，过了潮音禅寺、海门城隍庙，就能看见巨大的观音像的背面，像是一种指引。与这座近十年所建的观音像在一起的便是五圣庙，位于椒江区海门街道东方红村东门岭，为三开间木构歇山顶。据《椒江续志》记载，五圣庙始建于南朝大同年间或至迟在唐代，现建筑为2005年重建。观音像的正对面，是一艘尺寸比葭沚那边要小一些的大暑船，挂着鱼旗、升着帆，置于一装有四只轮子的装置之上。船下面摆放了一个装有水的大木盆。地上堆放了金元宝。此时，蝉鸣得很欢，风刮着各式各样的旗帜，呼啦啦地响。窗户上挂着小黑板，写着通告：六月十七日大暑请大家乐助。

“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，赶上了好时代喜乐年华”（歌曲《喜乐年华》），五圣庙内响起手机铃声，一直重复着这两句歌词，夹杂着方言的声音。已有三五人坐在庙内等待祭祀的开始。长桌上摆放着糖果、饼干等点心，以及几杯水、一对红烛、一只香插在写着“高升”的红色米斗上。围桌而坐的瘟神们各有“席卡”介绍：“东方木精刘元达”、“南方火精张元伯”、“西方金精赵公明”、“北方水精钟仕贵”、“中方土精史文业”。

几个头戴草帽、腰上扎毛巾的阿叔将院子里的桌子往五圣庙门口搬，桌沿上写有捐赠者的名字及捐赠时间，他们将“高林敬助”的桌子搭在“范旷偶敬助”的桌子上，另有三个阿叔拎了锣和槌在一旁候着，一人将大暑船底下木盆里的水倒出，一条浅河映现在地上，头戴草帽、手持长香的老太太们一个个沿着石阶而上，站在偏殿门口等候。这时，一位光头阿叔盯着我，说着我听不懂的椒江话，他的语气和面部表情告诉我，他生气了。见我没反应，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胳膊，说“女人穿成这样，不能进这里！”我看了看自己的背心短裤，拍了下自己的脑门，“糟糕，Dress Code搞错了！”这时，唢呐、镲声响起，锣鼓也敲了起来，一人将围坐在长桌那边的几位瘟神移至搭好的祭桌上。那个阿叔仍用椒江话对我说着什么，我想我还是退到外面的院子比较好。



海门五圣庙送大暑船，“送圣”法事。摄影：郝伟凡

“你跟我来”，一个身穿黄花衬衫、背着粉色小挎包的阿姨拉起我的胳膊，说去找件衣服给我换上。我跟着她下了楼，到了二楼最里面。她拿出包里的钥匙，开了门，房间不大，有一张床，堆着杂物。阿姨取下挂在床边的衣服，放在我身上比划，“太大了。”我跟她说没关系，要是连衣裤或者长袍，我可以直接套在外面。她马上到外面的一间屋里，找出一件酒红色长裙给我套上，大小合适，长度盖过膝盖。我正要往外走，她拉住我，说不行，要穿条裤子。

“太热了，阿姨。”“这个凉快”，阿姨从被子底下抽出一条酒红色的裤子，“你今天就尊敬一下五圣爷。”她的话让我想起多年前去泰国旅行，那时我也是穿着无袖背心，就往寺庙里闯，马上被人拦下，当时为了进寺庙，我不得不去旁边的商店买了件T恤套上。今天纯朴的阿姨借了她的衣服给我穿，没让我花钱不是，裹成粽子就裹成粽子吧。我一边跟阿姨道谢，一边乖乖把她递来的裤子穿上。

等我们出来，外面人更多也更热闹了。前面说我的那个阿叔，看到我和阿姨，点了点头，神色满意。身着黄袍手拿拂尘头戴麦克风的道士已经在祭桌那边做法事，吟诵《瘟司御灾治病宝忏》，香客们进香朝拜。

道教认为，“天瘟”指因人常行不义，不事良善，积下种种恶业以致四时失序，上天为了警示和惩罚令瘟神在人间播撒病毒形成瘟疫。送走瘟神的办法，主要有两种：一是严厉斥责乃至追杀，二是忏悔劝“和”。宋以后道教形成的送瘟科仪采用的是和瘟，其特点就是造成“华船”请“瘟神押送瘟鬼”高高兴兴地乘船离去，不在本地捣乱。除了浙江，还有湖南、四川、两广、福建地区仍保留着类似的习俗，融入了各地的地方信仰特色，或称为“遣送”、“王船醮”、“年例”。锣鼓喧天中，众人协力，移动大暑船，原地转了三圈。道士唱了一段之后，一人撑黑伞，护送另一戴了白手套的人将五圣一一请到船上。



海门五圣庙送大暑船，“送圣”法事。摄影：郝伟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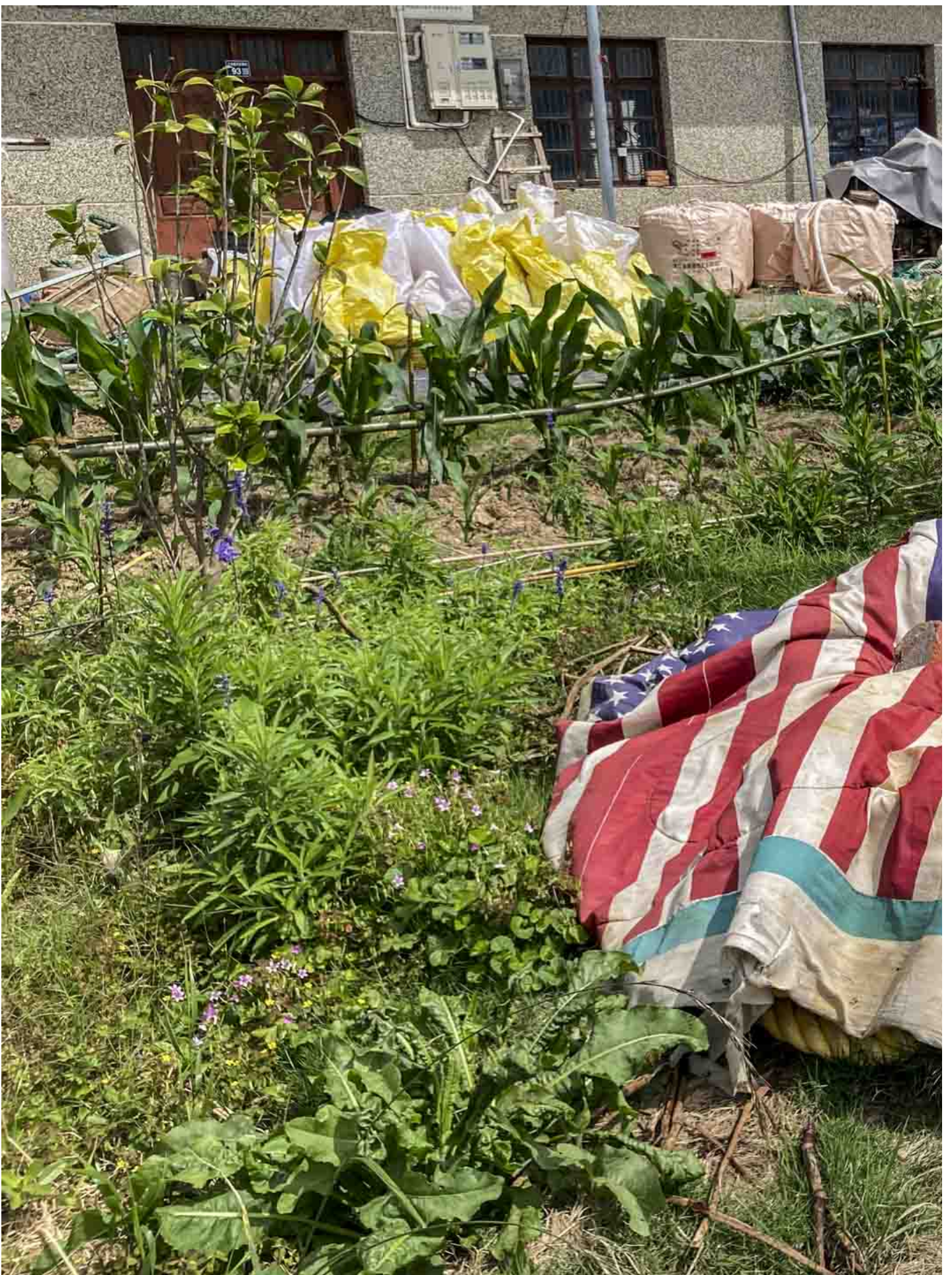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与海盗

东门岭的五圣庙所在位置，仍保留着明代的晏清门城门及城基。晏清门，又称海门卫城东门，即“海晏河清”（太平之意），是明初以御倭寇而建的海门卫城五城门中唯一一座保留下来的城门。

有故事说，明朝嘉靖年间，倭寇不知戚家军大炮架在何处，就派三个倭兵假扮成卖烧饼的，上岸探虚实，然后中了戚继光的疑兵之计。戚继光在台州抗倭四年，取得九战九捷的胜利。海门人民为了纪念其抗倭功绩，在明代即为戚继光建造生祠，清代建戚公祠、太尉殿，后来人们新建戚公庙、继光堂、戚公祠等，使得他成为可封神的人物。东门路边上的一条路即是用其名命名的“戚继光路”，那条路上的戚公祠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“戚继光纪念馆”。

在台州，有戚继光这样的抗倭英雄留给一代代人传颂，也有另样的野史传说留给枭雄们。台州蛇蟠岛，1932年蔡楚生导演的电影《渔光曲》取景地，曾是江浙海盗们的主要巢穴，现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以海盗为主题的海盗洞窟景区，景区里有专门的海盗村和历史遗迹景点，景区门口是“海盗祖师”孙恩、“蛮民先祖”卢循、“浙东海精”方国珍、“净海王”王直、“世界船王”郑芝龙的塑像。在台州最有名的当属“海精”方国珍。

台州黄岩人方国珍，原是海运行业从业者，他家世代都在海上讨生活。在古代，朝廷管理海运，盐业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，若非朝廷命名的盐官，普通人做卖盐的生意，就属于倒卖私盐的违法行为。可以说，方国珍一家私自在海上倒卖私盐和强盗没什么区别。元末，被逼上梁山的方国珍决定下海，起义抗元，拦截元朝廷海运粮船，大陈岛遂成其根据地。明初，大陈岛成为海上抗倭战场之一。戚继光在这里率领水师猛追倭寇，郑成功在这里操练水师。



大陈岛的民宿附近。摄影：郝伟凡

红色旅游第一岛？

大陈岛，位于台湾东南洋面距椒江海门港29海里处，总面积14.6平方公里，由上下大陈岛、一江山岛等29个岛屿和83个岛礁组成，是椒江区唯一一个海岛集镇。历史上正式有文字记载以“大陈山”为名，最早见于明代初期的《郑和航海图》。

5月29日至31日，Kei带我们搭船去了大陈岛。大陈岛的历史在去了碉堡、坑道、水牢、军事遗址、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之后，在我面前以浓缩的形式展现开来。

当我站在“胡宗南指挥部遗址”、“大陈岛两岸乡情主题馆”内，看着蒋经国和蒋介石的合影、背着孩子排队乘船的妇人、正在吹“光复大陆”气球的战士，很难想像1955年蒋介石以怎样的心情发表了《告海内外同胞书》：“我大陈军民，团结一体，共同生死，坚守该岛已五年有余。惟该孤岛悬于台湾基地二百五十海里之外，以今日军事形势而言，其对我反共基地之台湾防卫上，实已失去战略之价值，故我政府经与美国协商后，决定将大陈之驻军重新部署……”，也很难想像大陈岛居民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家园，迁徙到另一座岛屿。

在“青垦馆·青少年研学基地”，门口是“向共和国垦荒者致敬”的铜雕，陈列柜内有“中央关于收复一江山岛宣传的指示”的紧急电报，墙上贴着“三个作战方案”及“一江山岛防卫图”，然后便是一代代青年们一脸灿烂笑容的照片，玻璃柜内的锄头、镰刀和“把青春献给大陈岛”的破烂衣服，1956年1月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发出“组成志愿垦荒队，开发建设大陈岛”的口号。1956-1960年，先后五批，共467名垦荒队员上岛，平均年龄18岁。看着他们“载歌载舞”的生活照片展示，我很难想像他们在荒岛上撒下的青春汗水和满腔热血是怎样的过程。

当我们打着手电筒在长约150米的坑道里“探险”，幼稚地把灯打在脸上、发出奇怪的声音吓唬其他小伙伴时，还有一个小伙伴在外面没进来。

“我总觉得这个岛上有很多孤魂野鬼，你知道，这个地方，一直处于争战之中，很多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的。”等我们出来，她告诉我们她害怕的原因。

“这些都是文旅项目啦！”另一个小伙伴笑道。

大陈岛文旅融合整体开发项目作为浙江省11个10亿元以上重大文旅签约项目之一，项目估算总投资100亿元，其中一期为50亿元，先行启动大陈岛——台州湾陆岛联动综合码头项目、大陈岛军事文化主题公园项目、梅花湾区块提升改造等项目，“大力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”，“全力打造成中国红色旅游第一岛”。



葭沚游神送大暑船。摄影：郝伟凡

“绿壳”

方国珍多次战败后投降，投降再复叛，周旋于元朝、朱元璋等势力之中，鼎盛时期方国珍拥有舰船一千多艘，占据海道，成为一方霸主。历代政府对付盗匪的办法，不外乎“剿”、“抚”两种；先是进剿，剿灭不成，进行招安，封官加职。方国珍属于后一种。方国珍最后投降归附势力更大的朱元璋后，失去所有地盘和兵权，被授予闲职，得以善终。

明朝（1371年）开始实行海禁政策，方国珍等过去从事海运的那些人被编入军队，同时“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”。1492年，哥伦布第一次远航，身上带着伊莎贝拉一世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。当时中国正是明朝第十任皇帝明孝宗朱祐樞（又称弘治帝）在位。1519年9月20日，麦哲伦率领舰队开始了环球探险；1521年4月27日，他在菲律宾的麦克坦岛被当地人杀害，9月6日，他的船队剩下的最后一艘船回到了出发地西班牙，完成了环球壮举，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，而明朝对此一无所知。

“绿壳”是台州本地人对盗匪的统称。“绿壳”一词，源于1851年，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日，焚烧数日，其驾乘的海盗船形如蚱蜢，船壳涂成绿色，岛民呼之为“绿壳”。彼时，一个名叫“郑一嫂”的女海盗开始闻名于世界海盗史，《加勒比海盗3》（神鬼奇航3）中的清夫人，以她为原型。

到后来，土匪海盗都打完了，“绿壳”这个词以另一种形式流传并沿用，成为台州地区骂人的代名词。



东门城门。摄影：郝伟凡

送船烧船

海门卫城东门，于2008年11月被区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靠在仿古城墙上，抬头仰看，红旗飘飘，日照当空。转过身来，是横跨青年路的悬索吊桥，由于桥的一端连接着正在进行海门卫城建设的东山公园，所以索桥大门始终锁着。往远处眺望，是外沙繁忙的集装箱码头，以及连结椒江区南岸和北岸的椒江二桥。

“快走了，要送船了！”Kei在上面喊我。

只听见礼炮震天响，鞭炮噼哩啪啦，锣鼓敲得欢腾，众人拥着大暑船下山。阿婆一手持长香，一手将遮阳长柄伞作拐杖使，两步一台阶，随在队尾。送船队伍沿着青年路走到外沙路，一直到椒江边。

“前面两个道士，一唱一和的，说了啥内容？”我请Kei翻译下椒江话。

“一个说，我是南天门的谁谁谁，南天门有几级台阶，前门有几级后门有几级，台阶是什么样子，请对方描述出来。

原来你真的是南天门的天兵天将，你现在要干什么，你这边有什么事情。

后问现在潮水涨到几分几厘了，从一分一厘到九分九厘，到了之后再开船。请谁谁谁上船，就喷口水，给请到船上去了。又问，酒水都准备好了没有。答：准备好了，有广东的白鸡，哪里的酒，准备得很丰盛，那就可以出发了。”他答道。

到了江边，起重机将大暑船吊到江滩上，另有几人将几麻袋的烧纸倒在船的周边，火燃起，橙红色的火，越烧越旺，木头烧得噼啪作响，黑烟升起，纸灰随风飘荡。

Kei打开手机直播，瞄了一眼葭沚“非遗”那边送大暑船的进展，只听见《歌唱祖国》的音乐声，以及有人说“送给小日本”之类的话。“那边的大暑船会用邮轮拖往椒江出海口，最后焚烧在海洋之上。”Kei说。

“这个木头烧出了一股香味。”有人说。

我望着船已烧剩的黑色残骸，什么也没闻到。



海门城隍庙送消灾祈福。摄影：郝伟凡

送消灾船

“8月26日（农历七月二十三），海门城隍庙有“送消灾船”活动”Kei给我发微信，他推测这次的烧船祈福活动跟七月半中元节有关系，问我要不要去。

我查了一下，农历七月二十三，是道教天枢上相诸葛武侯仙师圣诞。“天枢上相”，乃是道教对辅佐帝王成就伟业的宰相尊称，他们在人间为辅佐帝王的宰相，在天庭则为协助玉帝治理三界的圣贤。所以，诸葛仙师，在道教天庭主管司命益算，保劫昌运。农历七月，民间称为“鬼月”。据说，每年农历七月初一，鬼门大开，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便会出来，一直到七月三十日，鬼门才关上。为了让阴阳二界的人鬼都平安，民间自古以来，便有在七月设醮普渡的习俗。

我再次前往。

一迈进城隍庙的门槛，便看见挂在墙边的“二〇二四（甲辰）年海门城隍庙七月二十三送消灾船乐助名单”，五张红纸上写满了名字，然后是阿姨们在一侧厨房忙前忙后，准备供品及活动参与人员的饭食。

一艘尺寸比大暑船要小一些的木船，停在外面，舱沿贴了分管东南中西北“五圣”的名号，只是这次他们被称为“张大王、刘大王、钟大王、赵大王、史大王”，旁边祭桌上的供品丰盛，留待送船前装入舱内。搭了道场，道士念《东狱宝忏》祈福，念此次“乐助名单”。其中一场法事乐器除了锣鼓镲，还加了二胡和笛子，两位道士唱的时候，七位阿叔各执一把粉色扇子，摇着。结束后，我问阿叔，摇扇子是什么意思。一人说是“给五圣爷迎酒”，一人说是“纳凉消暑”，另一人说“仪式就是这样，我也说不清。”

我见庙内神龛有牌位无神像，便问，“城隍庙老爷去哪了？”

“你看到对面的寺庙了吗，再后面一个——”阿叔指着山的那边，告诉我，城隍庙老爷现供奉在那边的“灵康庙”，之前被告知城隍庙和五圣庙都要拆了，后被一群文化人士给阻拦了下来，所以又没拆，至于之后会如何，他也只能听天由命。

送消灾船的路上，有一人背坐在小三轮上，两只手持着系红绸的水桶，水从水管流出，沿路洒在地上，船跟在后面行，他们告诉我，这样船是沿水而行而非陆地上，然后汇入大海，祈福消灾，保佑平安。

船在岸边烧成一团红火，落日洒在江面上，如燃烧的火，“满江尸首浮泡泡”，那首童谣在我脑中响起。

海门城隍庙送消灾船祈福。摄影：郝伟凡

（本文特别致谢Kei Chiang。）

参考资料：

1. 文海《葭沚民俗考》
2. 魏德毓《闽西道教送瘟船仪式研究——以〈船科〉为中心》
3. 袁灿兴《朝贡、战争与贸易——大航海时代的明朝》
4. 上田 信《海与帝国——明清时代》
5. 穆黛安《华南海盗》
6. 林日见《太平盛世话“绿壳”》
7. 陈华德《葭沚老街：寂寞老街区里的城市蜗居客》
8. 椒江档案馆《大陈岛》

[#文化政策](#) [#中国文化观察](#) [#保育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